

縮刻唐石經春秋左氏傳

十

936  
26





春秋經傳集解定下第六

杜氏會公盡十五年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

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  
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  
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  
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二  
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  
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

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  
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  
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  
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  
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太行士  
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公  
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  
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

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  
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  
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  
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  
魯於是始尚羔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  
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  
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敵  
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

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  
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  
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  
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  
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  
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  
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  
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

春秋卷十八  
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

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乍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

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

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讎陽關以叛鄭駟歆嗣子大叔爲政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  
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  
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  
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  
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鄭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  
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  
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

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  
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  
勸能矣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得器用也凡  
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  
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  
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  
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  
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

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秋齊侯伐晉夷儀

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



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  
 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  
 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之暫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  
 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  
 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  
 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褫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  
 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  
 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  
 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  
 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  
 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

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  
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  
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  
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  
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  
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

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  
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  
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  
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  
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晉趙鞅圍  
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  
而守之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  
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

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郈馬正

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

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爲之宣言於邠中曰侯犯將以邠易於齊齊人將遷邠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徇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

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

公開門而泣之日盡腫母弟辰日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黜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日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

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泄盟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

帥師墮郈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  
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  
其素厲寧爲無勇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  
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

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  
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  
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  
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圍  
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

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  
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外史云晉荀寅與趙鞅謀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鄆氏使師伐  
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  
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  
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  
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  
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

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晉趙鞅謂邴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  
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  
邴鄆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邴鄆人曰  
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  
涉賓以邴鄆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邴鄆邴

鄆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鄆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

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



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戎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戎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

戎以其富也公叔戎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戎將爲亂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戎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樵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賑衛卅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

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  
戌來奔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  
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  
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  
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  
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  
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

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  
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  
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頓子詳欲事晉背楚  
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  
之故也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  
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  
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於君之行  
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

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  
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雋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  
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  
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人圍朝歌公會  
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也析成  
鮒小玉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  
士鮒奔周小玉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  
洮范氏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

子蒯聵獻孟子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  
豬盍歸吾艾豕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  
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  
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  
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  
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  
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  
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

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曰禮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如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

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如冬城漆定如不蘇小夫不女齊也冬城漆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

其先亡乎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  
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  
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  
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鄭罕達敗宋師  
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秋七月壬  
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  
克襄事禮也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冬城漆  
書不時告也

春秋卷第廿八

經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薳見食郊牛改卜仲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  
侯伐魯冬仲孫何志帥師伐邾  
傳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薳見食郊牛改卜仲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  
侯伐魯冬仲孫何志帥師伐邾  
大也書及之如子西之素家人男女以將使疆

楚既定胡于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  
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  
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鄭罕達敗宋師  
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遠擊謀救宋也秋七月壬  
申妣氏卒不葬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  
春錄葬葬也人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冬城濶  
書不時也

# 春秋經傳集解哀上第廿九

杜氏

盡十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鼯鼠食郊牛。改十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  
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  
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

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吳王夫差  
敗越于夫椒報雋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  
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  
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  
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  
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  
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使女艾諫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  
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  
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  
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  
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  
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  
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

教訓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  
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夏四月齊侯衛侯  
救邯鄲圍五鹿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  
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  
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  
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  
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  
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

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  
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  
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  
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  
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  
陳脩舊怨也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  
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大  
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



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

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

其大夫公子駟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  
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  
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  
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郕  
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郕必聞之且亡  
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

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統八  
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  
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  
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  
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  
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十戰龜焦樂  
下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  
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

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  
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  
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  
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  
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  
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  
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  
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

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  
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繫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  
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大子禱曰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  
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  
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  
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蚤蠶旗大子救之以

春秋卷十九  
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  
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僂曰雖克鄭猶有  
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  
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  
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蝻  
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  
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  
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

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靽  
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靽皆絕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  
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夏四月甲  
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  
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  
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

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疋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

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劉氏范氏世為昏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

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圍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日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

春秋卷十九  
殺公孫姓公孫盱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  
司馬販申公壽餘某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  
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  
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  
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  
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  
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  
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  
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  
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  
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  
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  
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鄆逆時  
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經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  
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  
公冬十一月甲申齊侯杵臼卒於野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  
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  
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  
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

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嬖之子荼嬖諸大  
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  
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  
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  
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  
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



黨之乎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  
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  
民之攸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經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伐陳夏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祖秋七月庚寅  
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冬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脩  
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  
救陳師于城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  
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  
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  
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  
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  
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

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  
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  
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  
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  
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秋七月楚子在  
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  
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  
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

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  
攻大冥卒于城父子問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  
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  
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  
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  
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  
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  
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

春秋卷十九  
十三  
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翼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

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偕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

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賓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

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冒，淳。經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郟，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

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

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郢，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

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

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  
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  
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  
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  
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  
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  
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  
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邾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  
夏齊人取讎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  
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讎及闡  
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  
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陽  
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  
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  
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

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  
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  
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  
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  
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  
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  
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  
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

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  
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  
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  
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  
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  
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  
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

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率師伐我取謹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栒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問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路以

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  
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路麋之以  
入遂殺之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  
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  
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鄭  
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

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  
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  
能者無死以邲張與鄭羅歸夏楚人伐陳陳即吳  
故也宋公伐鄭秋吳城邾溝通江淮晉趙鞅救  
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  
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  
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  
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



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倣師。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

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  
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  
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  
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  
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  
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  
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  
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

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  
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  
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  
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  
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  
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  
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  
諫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

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暇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

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問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鬣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

春秋卷十九  
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  
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  
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  
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  
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  
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  
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

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  
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  
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  
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  
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  
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  
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  
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

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櫛櫛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

姑疾，臣向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



春秋卷十九  
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

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

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嚭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

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雝  
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  
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  
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冬十二月螽季孫問  
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歷過也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  
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  
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

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  
救岳丙申圍宋師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夏許男  
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楚公子申帥師伐  
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  
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  
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

黜者有賞。黜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爲虛。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

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

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

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綦兮余無所繫之言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鹿鹿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

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  
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春秋卷第廿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經傳集解哀下第廿

杜氏 盡廿七年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夏  
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五月  
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魼入于曹  
以叛莒子狂卒六月宋向魼自曹出奔衛宋向巢  
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春秋卷十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  
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饑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  
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  
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

是義之也由弗能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  
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  
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  
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  
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  
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己有  
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  
君子必得志欲爲子我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

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  
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  
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  
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  
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  
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  
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  
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

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  
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帥屬  
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  
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  
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郕  
衆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  
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  
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子舒



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

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頗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

春秋卷十  
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

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與甲午。齊陳恒弑其君王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初，孟孺子洩將圍馬。」

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不、出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彊出奔齊。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夏。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

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

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

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  
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  
因其病取謹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  
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  
其兵甲入于羸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  
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  
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  
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

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  
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藥寧問之稱姻妾以告  
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  
人介輿殺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  
藥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  
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  
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  
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

春秋卷廿  
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天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天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天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

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

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  
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己  
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以在位孳孳余在疚烏呼哀哉尼父無自  
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  
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  
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六月衛侯  
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

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  
車反柘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  
請追之遇載柘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柘遇之  
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  
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柘於橐中孔悝  
出奔宋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  
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逼晉與晉人謀襲鄭  
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諫於子木請行

春秋卷廿  
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諫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萊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萊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

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



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披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

從萊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閻爲王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萊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曹國人望君如望慈父

春秋卷十  
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  
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  
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  
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  
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  
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  
保乎乃從萊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  
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

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亨乞曰此  
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  
乞王孫燕奔潁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  
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萊衛侯占夢嬖人求  
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  
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  
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  
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

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豨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傳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

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掾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不卜與齊戰。乃還。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

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  
 與萊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  
 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  
 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  
 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  
 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  
 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  
 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

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  
 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  
 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萊公枚卜子良以  
 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萊公曰王子而相  
 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衛侯夢  
 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  
 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  
 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

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  
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  
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  
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  
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  
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  
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  
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

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天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  
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  
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髡旣入焉而示之髡  
曰活我吾與女髡己氏曰殺女髡其焉往遂殺之  
而取其髡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  
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公  
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  
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

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行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鄆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巴人伐楚圍鄆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蘧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黹與大叔遺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  
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  
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  
故也

傳廿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  
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  
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逼楚聞越將伐吳冬

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  
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  
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  
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  
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  
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  
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

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  
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  
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  
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  
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  
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  
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  
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傳廿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秋八月公及齊侯邾  
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  
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  
先至于陽穀齊問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  
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  
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傳廿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  
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冬十一月丁卯



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傳廿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

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廿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

春秋卷十  
十一  
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  
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  
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衛言也役  
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  
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  
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荆之母嬖將  
以爲夫人使宗人鬻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  
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

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  
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  
立之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  
子適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  
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傳廿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  
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  
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

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

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逼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逼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逼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逼城鉏以鈎越越有君乃逼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

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

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傳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舌庸。宋樂蔑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愾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

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

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茂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

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  
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  
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茂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  
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  
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己  
爲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  
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  
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

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  
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  
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  
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  
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  
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  
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

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  
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  
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  
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  
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  
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傳廿七年春越子使舌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  
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

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  
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  
弔焉降禮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  
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  
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  
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  
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  
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

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

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



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鄩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曰：「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卷第卅

後序

大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  
休兵乃申杼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  
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  
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  
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  
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  
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

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於  
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  
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  
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  
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  
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廿  
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按哀王廿年大歲在壬戌  
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

三年趙武靈王之廿七年楚懷王之卅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廿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卅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卅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卅以為後王年也哀王卅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

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

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洞即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甌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

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